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三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元德 洽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必則
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梯稗
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
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
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
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
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
之外而不相管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
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

也孰不可忍亦不必如此說此等處有兩說當時存之皆不偶然更宜詳玩也武成文字不曾帶來不能盡記春秋之說尤所未究此類又是一種功夫未曉即且闕之可也易數之說近有一書謾往讀之來問所疑已悉具其中矣七經向見其初成之本後未得也計此亦是劉公少時作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故耶其間詩說尤草草也

答張元德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着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着實用

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
學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雖未是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
臨漳四子四經各往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
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
推尋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
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
正爲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以不得已而作孔
氏雜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鄰幾嘉祐雜
志也

答張元德

示喻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

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甘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所喻易數大槩近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爲三以一爲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偶未是一爻也一奇爲三故三奇爲九方得老陽之爻一偶爲二故三偶爲六方得老陰之爻兩偶一奇乃爲少陽之七兩奇一偶乃爲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予細耳甘君歸可更切磋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汨沒了一生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以勸彭丈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

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
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
義寧略毋詳寧踈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弊密故拘歐嚴譚君近
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
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
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
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
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
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
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
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
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

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桃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答張元德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

五行之性乎凡此更反復之當自見也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武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此義聖人蓋難言之若看未透且姑置之不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爲說也廟議看得似亦未精子孫之於祖考恩雖無窮而義則有止不可過不可及亦並行而不悖且以周而言之欲使之黜后稷而祖文武固世俗淺薄之論若遂欲使之越后稷而祖帝嚳以至於無窮又賢者過之之失也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
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
本文肆爲浮說說得卽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
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
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剩了
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
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
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
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
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
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
適檢集注說得儘分明只此數字分明卽孟子意思分明
了不知曾子細看否

可見而程子所謂冲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恐不免真爲擎拳豎拂者所笑矣其它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答張元德

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

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夫正當於此看取子約心性之說甚可駭來俞所引

孟子甚當

張云孟子論性而以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心爲說亦可謂失心性之辨乎

性難知而心可盡所謂盡其心者如程子所謂當處便

認取

此句

不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知性積習既

久脫然貫通之謂也

盡心

又如論語集注所云隨事精

察

知性

而未知其體之一也

盡心

真積力久而將有所得

此即盡心知性之案

此段內注字
係先生批

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爲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

舉其全體也

禹惡旨酒一章

此等處只逐句看不必如此牽合

天王狩于河陽

春秋喜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

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惟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

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考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爲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許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瘡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

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爲遽棄國而出
奔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
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
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
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
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爲如何

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
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考之於經不見許
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恠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
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

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求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此間爲况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中庸言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妄意以爲健順用也仁義禮智之性體也健順二字在上者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以配上文先言陰陽而後言五行未知是否

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先生前歲論伊尹樂堯舜之道一段云樂堯舜之道須是見得是獨自底非是衆家常住底今歲先生又言衆家常住底何者非堯舜之道又言若堯舜之道便是衆家常住底則不消更說堯舜

後說近是但所記語有差今亦不記當時因何說此也

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爲春也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